

内蒙古儿童文学的新发展

张锦贻

时光匆匆，当代内蒙古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77年历程。儿童长篇小说《故事的乌塔》《向东方》、中篇小说《高飞吧，天鹅》，短篇小说《小冈苏赫》《小侦察员》等作品，在全国儿童文学界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故事的乌塔》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一年；《小冈苏赫》被选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各民族前辈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内蒙古儿童文学作品融入了中华民族儿童文学的优良传统。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内蒙古儿童文学创作势头正劲。作品涵盖面不断拓展，已包括了历史、乡土、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题材。较为突出的，如赤峰市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的长篇小说《铜盆女孩》，写元朝大德年间，草原女孩起吉儿为陪伴母亲寻找远在通州码头做木匠的父亲，女扮男装，一路风尘，来到当时的大都北京。母亲为运送瓷器的船主当佣人，因不慎打碎了贵重瓷器而负债。吉儿尝尽人间辛酸，学会了焗瓷手艺，还清债务，赢得尊严。少年励志的故事感人至深，也由此展现了古代运河码头瓷业文化的兴盛和汉蒙文化的交流交融。韩静慧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编织梦想的草原女孩》，写一个当代草原女孩决心学习父亲辘轳子手艺，并将现代艺术融入传统手艺，通过网络传入城市。作品讲述了各民族在日常交往交流中早已形成文化共同体，以及各民族新一代人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另一本散文集《梦中的白天鹅》，包括30篇描写农村女孩三儿的童年生活故事，如夏天追天鹅、挖野菜，正月撒灯、上树、看星星等等，天真活泼中充满了对世界无限的幻想，在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生活仍然自由而快乐。

赤峰市女作家敖嫩高勒（贾月珍），

是一位林业工程师，她写了电影剧本《蜻蜓》之后，又写出草原生态题材的儿童长篇小说《蜻蜓归来》。与此同时，她始终关注家庭教育中的文学熏陶和情感陶冶，著有亲子共读“暖心相伴系列”故事集《早上好，小孩儿》《宝贝，晚安》《轻轻告诉你》《不想乖乖的》。内容贴近实际实践，语言符合儿童情趣，接地气，又洋溢着天真的稚气和向上的志气，满含着活泼泼的正能量。

还有一位赤峰市女作家卢瑞彬（默涵），当过公务员，当过记者，生活视野比较广阔。长长短短的儿童文学作品写了不少。几年前曾写出长篇儿童小说《聪聪救母遇险记》，展现了长期的生活积累和飞扬的想象力。她在散文《遥远的牧歌》中，写了对幼小弟弟雪童的真心怀念、对童年家乡锡林郭勒草原的深情眷恋，引发小读者和成年读者的内心共鸣。

通辽市的儿童文学创作，根深叶茂。作家许廷旺始终坚守在内蒙古儿童文学领域。由于他自幼在科尔沁草原与乡村交界处成长，动物文学写得鲜活灵动、丰富多彩，近期写出的《牧羊犬惊雷》，不仅细腻地写出两条牧羊犬的成长，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下草原生活，艺术地描写了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人与草地生态环境的关系，展现出厚重的地域文化和深刻的生态意识。在陆续出版的长篇少年小说《雕花的马鞍》《我们是安达》中，更加鲜明地描绘了祖国北疆大地上各民族一代代人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心心相连、息息相通，城乡相共、日常相融的现实生活故事，在一代代各民族少年儿童的心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许廷旺的新作《男孩与草原雕》，在大自然四季更迭中抒写人与大自然相依相存、共生共荣的和谐、和宁，巧写人与草原猛兽不

损不伤、互帮互助的美好与美妙，是当代动物文学中的精品。

另一位作家周国衡，多少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儿童文学百花园中。他的动物小说，如长篇《会跳舞的狼》、短篇《钓鱼狼》，从题目看似乎只是在写草原上的狼，其实他关注的是草原生态和草原人们的现实生活，他写动物，也是在写人。中篇小说《夏天的暴风雪》，写一个有自闭倾向的儿童在淳朴、纯净的大草原上自我疗愈。既写了草原上的人们心中的亲爱和友爱，更写了朴素、朴妙的大自然对人的心灵的深深影响。这种影响微妙而美妙，巧妙而奇妙，可谓妙不可言。周国衡不可为可，证明了儿童文学作家一颗童心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文学新人的出现。近年间，不间断地写儿童文学，而且写得好的，通辽的青年作家何君华首当其冲。他，来自湖北黄冈，那年高考，考取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校在内蒙古通辽市。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何君华来到通辽上大学之后，在通辽工作、写作。由于他扎根内蒙古大地，与这里的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友善相待，以这里的各民族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写草原文学，写动物文学，都受到读者喜爱。由于他常常采取儿童视角，又常常运用幻想的艺术手段，就很自然地走进了儿童文学领域。近年间已出版中短篇儿童文学集《少年与海》《最后的鱼王》《奔跑的白驼》《消失的火狐》等。作品散发着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充满了明朗的现代生态意识，呈现出活泼的乡野儿童情趣，作品覆盖面遍于全国。

内蒙古自治区最北边的呼伦贝尔市，是“三少”民族聚居的地方。达斡尔族女作家映岚的长篇小说小

说《哈尼卡之眼》，已经纳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第二辑）。作家从达斡尔少女玩偶哈尼卡切入，写出达斡尔族道德文化的承扬，展现了中华各民族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另一位达斡尔族作家杜伟军是一位空军大校，长期坚持儿童文学创作，他的短篇小说《九个水壶》被选入全国多地中考语文试卷。鄂温克族作家涂格敦·安娜，曾写过一些草原上不同民族人们关心内地来接受再教育的汉族青少年的动人故事，近年也时有关于草原上不同民族青少年团结互助的故事发表。已在集宁师范学院任教的鄂温克族青年女学者杜拉尔·希然，也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与创作。

蒙古文儿童文学创作，因为有《花蕾》杂志的倡导和内蒙古翻译家协会的扶持，在新时代始终保持活跃、进步的势头，在2022年六一儿童节前，由作家出版社连续出版蒙译汉儿童文学卷《金马驹》《蚂蚁游历》，50篇中短篇小说、童话，共近50万字。两本书卷中，大自然和人文题材并重，贯穿着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爱亲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情感。

不可忘怀的是，一些旅居外省的内蒙古籍的蒙古族作家，如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霍帆、鲍尔吉·原野等，在儿童文学创作上都卓有成就，他们创作的素材大都取自自己的家乡。这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可以看到，新时代的内蒙古各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将现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的唯美浪漫有机融为一体，以纯粹的儿童本位情怀和理想主义情思书写生活在广大乡野的儿童生活，从而将对辽阔祖国、对伟大中华民族的挚爱与深情融入对到儿童的关注、对现实的观照、对时代的思考之中。

由武权皮雕作品获『山花奖』想到的

以《留给春天的种子》为例

李润平

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选送的武权的皮雕作品《留给春天的种子》，荣获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这是内蒙古工艺美术时隔多年再次荣获“山花奖”，也是内蒙古传承弘扬传统工艺、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

《留给春天的种子》是武权立足民间传统皮艺的基础，长期潜心钻研，结合当代审美理念创作出的既有民间艺术特色，又具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坚守——立足本土的技艺传承

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和融合，逐渐形成了众多形式多元、特色鲜明的工艺美术门类，皮艺便是其中一项具有鲜明北方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沃野千里的内蒙古高原孕育了一代代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人们，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发展着以皮为主要材料的手工艺。五畜的皮是游牧、畜牧生产生活中最易获得的材料，把各类牲畜的皮制作成生产资料也是北方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回溯北方各民族的文化与生活，我们会看到各具鲜明区域特征和审美特征的皮艺作品，如毡房、衣帽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在游牧时使用的各类皮制车马器具等，充分展现出作为北疆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敬天惜物的造物思想以及丰富多元的美学意蕴。

今天，尽管科技的发展为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先进的制作工具和丰富多样的物质材料不断产生，但我们并没有割断文脉、舍弃传统，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留给春天的种子》以内蒙古较为丰富的牛皮作为主要材料，以北方地区所常见的朴实、厚重的棕黄色为主要色调，采用立体造型，运用本地区传统工艺创作而成。这件作品是内蒙古民间皮艺在新时代结出的硕果，也为未来民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

探索——艺术形式的变换与内涵的延伸

“对于工艺美术人来讲，26年的追随是一个诠释。工艺美术不属于纯艺术，不但要有较高的设计，还要有高精度技巧、技术和对材料丰富性的理解及应用。设计是作品的灵魂，不是凭空想象而成的，是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知识量的储备交融。”这是武权在教学和学术交流讲到的。他不仅如此说，在近30年的艺术生涯中也是如此践行的。

2015年，武权被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内蒙古工艺美术协会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18年被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内蒙古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20年被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聘为“大师工作室实践导师”。他的皮艺作品曾获得过多项殊荣：2009年，《牛蹄工艺系列》荣获“第二届内蒙古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金奖；2013年，《吉祥果》荣获“呼和浩特市首届皮画艺术品展览会”金奖；2014年，《原始的美》荣获“中国皮革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大赛”银奖；2015年，《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呼唤》荣获“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神工百花奖金奖”；2023年，《留给春天的种子》荣获“第三届全区工艺美术精品展”一等奖等。

武权对传统皮艺长期苦心孤诣的钻研，多次试验，冲破多道难关，在各类艺术形式的变换中，探索民间艺术内涵延伸的可能性。正如其人所说：“高难度的技巧、技术是作品的骨架，并非一学而就，需要多年反复刻苦学习，形成肌肉记忆和灵活的程序思维模式，才能达到‘即用即就’的境界。表面的技术是一层窗户纸，真正的技术、技巧是看不到的，是抽象的、数字的，有极强的逻辑性。材料是作品的肌肉和血液，对材料的理解和应用的思想需要反复研究，通过合理地利用材料，从而达到最佳效果。”

《留给春天的种子》正是对传统材料和技艺的灵活运用，他所选取的材料不是从商店购买的工艺性植鞣皮，而是纯手工鞣制的牛皮，这与当下许多皮艺作品是不同的。正因他能充分了解手工皮革的材料特性，也就是在熟知并掌握不同牛皮的不同韧性和材料性能的基础上，再以当代人的审美意识与观念理想，来实现对作品形式的变换与内涵的延伸。该作品之所以能令人眼前一亮，使人获得特别的审美享受，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

求新——工艺随时代发展的创造性转化

《留给春天的种子》对于今天内蒙古民间工艺美术具有怎样的意义和贡献呢？笔者认为，关键是把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理念成功结合在了一起，是民间传统工艺材料和技艺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武权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终于带来这样一件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案例。

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今天，传承不能只流于形式，重要的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工艺和现代科技有效结合。传承须顺应时代发展，把材料、技艺之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智慧创新性地发扬光大。因此，内蒙古民间工艺要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必然要有更大程度的创新，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尤为重要：一是在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发展问题上加大力度，以该作品获奖的案例为契机，迅速、系统地推动以学术研究为引领的宣传，带动更多民间工艺美术从业者深化对传统的挖掘与凝练，敢于在传承的基础上探索创新；二是发挥相关部门、协会的组织优势，调动专业力量，更大程度地把民间艺人及民间工艺爱好者凝聚在一起，从理论基础到实践环节进行指导，努力推动新一轮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有效实践。

求变——艺术为时代服务，要有时代的温度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切合时代背景，民间工艺作品一旦因缺乏时代气息，或达不到当下的审美标准，便不会被大众认可。如武权所言，“艺术为时代服务，要有时代的温度”。面对目前新的发展趋势，民间工艺应该从技艺、材料、工具、形式与内涵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并将其有序推进文旅市场，融入社会经济。

总体来看，内蒙古民间工艺的发展必然要重新设计整合，紧跟时代脉搏，以传统技艺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优秀作品，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并不断提档升级。对于传统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弘扬问题，需要倡议多方积极培养传承人。虽然从一般生产的角度看，传统手工艺正因工业化生产的冲击处于“濒危”的状态，但从《留给春天的种子》这件作品来看，它获得的不仅是一个奖项的标签，而是打破了一种认为传统皮艺无法进入更高端艺术殿堂的消极思想，引发人们对于民间工艺在当代发展的新思考。因此，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如何调整民间工艺创新发展路径，使其在社会转型之下仍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苗寨人家》。作者 刘健



《应河亮书之一》。作者 郝彦杰



《暖阳》。作者 罗中伟



《北方农场之二》。作者 王建国



《初春的天山脚下》。作者 王铁牛

草原艺象 时代风度

韩亚成

在通辽美术馆举办的“时代风度——中国美术家作品邀请展”上，16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艺术家的画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展览有如下特点：一、突出时代性。此次展览颇具“草原艺象”“时代风度”，紧扣时代主题，为生活记录，为人民放歌。二、突出鲜明性。16位参展艺术家中，油画家范迪安、王铁牛、骆根兴、陆庆龙、王建国；中国画家刘健、任惠中、刘建、邹立颖、王平、王冠军；版画家代大权、于承伯、杨越、罗中伟、郝彦杰，皆为各自领域具有代表性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大家，他们创作的题材涵盖了民族人物、山水风景、花鸟自然、都市生活、城乡发展等万千气象，呈现了当下美术艺术的多元性、前沿性、学术性、引领性。三、突出艺术性。16位参展艺术家，虽然创作语境各自不同，但风度在于厚度，艺术在于高度，不少参展作品都是艺术家的代表作，令人震撼、叫好，让人有高山仰止之感。范迪安的油画注重色彩的把握，用墨或清或淡，五彩斑斓，有一种通透的美；王铁牛的风景油画，用画笔触碰自然、触碰内心，与自然物像对话，在情

与景的交融中，实现艺术创作；骆根兴的油画，有中国画特质的“意境渲染”，色差对比中呈现出隽永之美；陆庆龙的作品饱含情愫，绘灵动之美；王建国的作品意境、气势、个性鲜明。

6位国画家的作品气势磅礴，任惠中的写意人物画，注重把握中国画的气象，在墨与色运用上，相互碰撞，浓淡有度；邹立颖的绘画，突出艺术灵魂的把握，把思想立意，融会贯穿于整个画作，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在艺术风貌上，追求奇异的线条、现代感的画面构成、高度自由的抽象，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于承伯的版画，从构思到立意，充满浓厚生活气息，呈现了不一样的气派之美。

罗中伟的版画有一种大道之痕、画面留声之感，以宏大的视野，绘就传统与现代、过往与现实相结合的特色，打造了独特的艺术语境，展现了深邃自由的艺术思想、精细严谨的构图、精湛娴熟的技巧，形成了具有鲜明美学特征的版画风格。特别是他在水印木刻版画的探索上，倾心于水印版画语言的出新和诗意的表达，在水印版画领域形成了清丽、空灵的意境。

